

綱鑑易知錄

第一函  
十二冊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五一

通鑑綱目定本

唐紀

周之炯靜專  
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肅宗皇帝

名亨玄宗太子因祿山之亂即位於靈武在位七年壽五十二歲而崩○帝以國之元子收兵靈武反稀而東不失舊物可謂能矣燕愛張良娣住李輔國殺太子遷上皇節度由軍士廢立何多失德也

綱丁酉二載

法書睿宗二年大書睿宗皇帝景雲二年正始也於是而大書曰肅宗皇帝至德二載恒也其不書法何議也何譏譏始之不正也始無所受其不正也矣綱目不從睿宗例書之所以病之也

綱春正月

上皇以李麟同平章事命崔圓赴彭原見上卷法書於是上皇既稱太上皇改制為誥矣而

然則靈武之遠蓋可感矣

綱安慶緒殺祿山

法書不書弑賊之也故太子臨書謀殺安慶緒書殺祿山史朝義法書殺思明臣不臣故子不子也綱目之脩君臣之分而已矣

目祿山自起

兵以來自漸昏至是不復睹物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平小不如意動加箠撻

或時殺之嚴莊雖貴用事亦不免箠撻聞墮汝李猪兒被撻尤多左右人不自保既

而嬖妾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慶緒懼莊謂之曰事有不得已者時不可失慶緒從

之又謂猪兒曰汝不行大事死無日矣猪兒亦許諾莊與慶緒夜持兵立帳外猪兒

執刀直入帳中斫斫祿山腹遂死莊宣言祿山疾亟立慶緒為太子襲偽號然後發

喪綱殺建甯王倓

法書殺殺無罪也上書安慶緒殺祿山天未絕於唐也

目李輔國本飛龍飛龍鹿見上卷五

兒粗闇書計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之建甯王倓數

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曰倓恨不得為元帥見上卷謀害廣平王見同上賜

安慶緒殺祿山

殺建甯王倓

倭死。於是廣平王倬內懼，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王不見建甯之禍乎？但盡人子之

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為？致堂胡氏曰：肅宗為太子，危於林甫二十年，其積排危，困多矣。親見其

其所以克取舊物者，得非天厭唐而忠賢是賴乎？不無無自而有興復之理也。**綱**帝如保定。今陝西平涼府涇州。**綱**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張巡入睢

陽，與許遠拒却之。**目**安慶緒以子奇為河南節度使，子奇以兵十三萬趣睢陽。見上

卷二許遠告急於張巡，巡自甯陵見上引兵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合六千八百

人，賊悉眾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一日或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

殺士卒二萬餘，眾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備，遠請為公守。公請為

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去聲軍糧，脩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鬪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夜遁。

**綱**郭子儀平河東。見上卷賊將崔乾祐敗走。**綱**二月，帝至鳳翔。去年改扶風為鳳翔，即今陝西鳳翔府。**目**上至鳳

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俱見四九卷第五西域兵皆會，江淮庸調見上卷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

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眾並塞見上卷末東北，取范陽。

上曰：朕切於晨昏，見同上卷不能待此決矣。致堂胡氏曰：事有大小，緩急之序，不知而倒置之不可

言舍上呈而西行矣。今大計未就，復念晨昏，益棄遠敵而不用，則欲速見小利之過也。然此計非獨李泌言，之類，果卿郭子儀、李光弼四人所見，蓋不約而同也。果卿既不幸敗死，而肅宗復不能用三人之謀，惜哉。**綱**慶緒使

史思明守范陽。見上卷法書賊偽署官多矣，不書書守范陽，何恨泌策之不行也。泌之**目**慶緒以史思明為范

陽節度使，先是安祿山得兩京。西京長安，東京洛陽。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強兵，據富資，益驕橫。

事有大小  
緩急之序

四人所見  
不約而同

明皇遣中使祭張九齡

張巡擊走尹子奇

刺嵩為天

郭子儀清渠之敗

浸不用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綱**三月。韋見素裴冕罷。徵苗晉卿為左相。**綱**上皇遣

中使祭始興今廣東韶州府曲江縣文獻公張九齡。**法**書見二三卷三。目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見四九卷二為去聲之流

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綱**尹子奇復寇睢陽。張巡擊走之。目尹子奇復引

兵攻睢陽。見上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

勲。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

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會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

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免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做備。既明

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苦澁反。俯視也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

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

欲射石。子奇而不識。刺鹽上聲。削也嵩為矢。中去聲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

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走。**綱**夏四月。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

與賊戰於清渠。敗績。**目**初。關內見四二卷九節度使王思禮軍武功。見上卷賊安守忠等攻之。

兵馬使郭英乂戰不利。思禮退軍扶風。見上一鳳翔賊游兵至太和關。去鳳翔五十里。鳳翔

大駭。上以子儀為司空副元帥。子儀將兵赴鳳翔。賊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子儀

使其將僕固懷恩見上卷二等伏兵擊之。殺傷殆盡。安守忠偽遁。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驍騎

長蛇陣

名器之濫

未聞飯僧  
可致太平

示進明

九千為長蛇陣。官軍擊之首尾為兩翼夾擊。官軍大潰。會子儀退保武功。是時府庫

無蓄積。志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見四五聽臨事注名。有至開

府特進。見四三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是復以官爵收

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砌衣去

金紫。見上卷二名器見四卷之濫。至是而極焉。綱房瑄罷。以張鎰同平章事。目瑄性高簡。時國家

多難。而瑄不以職事為意。日與劉秩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蘭因

是大招權利。御史劾之。罷為太子少師。以鎰同平章事。上常使僧數百人為道場於

內。鎰曰。帝王當脩德以弭未也亂。未聞飯返僧可致太平也。上然之。綱賤郭子儀為左

僕射。目子儀詣闕請自貶。以為左僕射。發前子儀賤績固有罪矣。然時方務舍姑息。使他人處此

之。若子儀者亦可謂之賢矣。綱秋七月。尹子奇復寇睢陽。目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城中食盡。將士

人廩也。給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為食。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飢病不堪鬪。遂為

賊所圍。時許叔冀在譙郡。今江南鳳陽府亳州尚衡在彭城。今江南徐州賀蘭進明在臨淮。今江南鳳陽府泗州皆擁

兵不救。城中日感。巡乃令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進明愛霽雲勇壯。具食延

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強兵。曾無

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鬮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

廣平郭子儀收復西京

李嗣業身先士卒

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為去聲泣下。霽雲去至甯陵見上與城使廉坦同將

步騎三千人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怪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

無救皆慟哭賊圍益急初房瑄為相惡進明以為河南節度使而以許叔冀為之都

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遂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

亦懼為叔冀所襲也綱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收復西京自上勞聲贊諸將遣攻長

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回紇見上卷懷仁可槩

汗言天子猶漢遣其子葉攝護回紇號太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見上廣平王俶將朔

方見上卷第六等軍及回紇西域之眾十五萬發鳳翔俶見葉護約為兄弟葉護大喜謂俶

為兄至長安城西陳於香積寺北澧水之東源出西安府城南終南山下至咸陽縣入渭李嗣業為前軍郭子儀

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賊將十萬陳於其北李歸仁出挑戰見九卷第九官軍逐之逼於

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却李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賊

伏精兵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稱謀者曰游偵謂之細作者知之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盡殺之

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安守忠

李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等皆遁大軍入西京即長安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

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

遣使請上  
皇還京師

李泌有五  
不可留

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停乎。係其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  
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曰。當為殿下徑取東京。即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  
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漣水。在西安府城東之東。軍民胡虜見倣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夷  
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倣整眾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倣留長安鎮撫  
三日。引大軍東出。綱遣使請上皇還京師。目捷書至鳳翔。上即日遣中使啖淡也庭瑤  
奏上皇。召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  
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為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為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  
留見上卷第五靈武勸進見上卷第六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見上請速還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  
矣。上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  
復為間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慮。今方同樂。奈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  
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  
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不  
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朕而辨殺卿邪。對曰。陛下不辨殺臣。故  
臣求歸。若其既辨。臣安得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曷日待臣如  
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

李泌不可  
留之意在  
建甯

李泌請黃  
臺瓜辭

郭侯得出  
處進退之  
表  
張巡許遠  
死節

謀見同上乎。對曰：非也。乃建甯見上耳。曰：建甯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

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

流涕嗚咽。煙入聲且陛下昔欲用建甯為元帥，臣請用廣平。建甯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

以臣為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朕

不欲聞之。泌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武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

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賢。見四五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

后。天后不聽，賢亦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垂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

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毋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朕

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志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見上一忌而

譖之，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辭歸山。上曰：俟將發此議之，其後成都見上卷使還，言上皇

初得上表，仿旁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行日。上召

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此致堂胡氏曰：郭侯不事肅宗，豈但以交友之分難於君臣哉？正坐良娣輔國表裏相結

待辭之畢而深有感於心矣。泌反復數百言而肅宗終不喻也。於是國請而必去矣。為國有九經，以勸賢敬大臣為重。勸賢有

四事，以去讒遠色為首。張后寵于內，輔國寵於外，則賢者必不自保。唐室之卑，亦可知矣。嗚呼！郭侯亦可謂得出處進退之義

也。綱久十月，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明張巡死節表表在人，無可言者。然許遠生致洛陽而經

故網目等而書之，則見其均為死節之臣耳。固不可以先後而異其觀也。目尹子奇久圍睢陽，見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曰：

羅雀掘鼠  
殺妾食士

皆裂齒碎

苗餘纒三

張巡將略

睢陽江淮之保衛。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眾飢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況密邇羣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見高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寺士。城中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纒四百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子奇問曰。聞君每戰。皆志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淵入聲視之。所餘纒三四。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被殺。巡且死。顏色不亂。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烏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推誠待人。無所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眾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張鎬時兼河南節度使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且檄吸譙郡見上太守閻邱復曉救之。曉不受命。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矣。鎬召曉杖殺之。此廬陵歐陽氏曰。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制。首尾小大。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言。

天以完節  
昇二人  
廣平郭子  
儀收復東  
京

許遠死於  
偃師

李泌歸衡  
山

孟濟引首  
待刃

以百易萬可矣。巡先元不為遂遠後死不為。廣平王俶郭子儀等收復東京。張  
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昇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綱**廣平王俶郭子儀等收復東京。張

通儒等收餘眾走保陝。今河南河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子

儀等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回紇自南山在河南府襲其

背於黃埃。哀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

走。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慶緒帥其黨走河北。見上卷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

三十餘人而去。許遠死於偃師。今河南府廣平王俶入東京。即洛陽回紇縱兵大掠。意猶未

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綱**李泌歸衡山。**目**泌求歸山不

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即南岳在湖廣敕郡縣為去聲築室於山中。給三品料。俸

**綱**帝發鳳翔。見上遣韋見素奉迎上皇。**綱**嚴莊來降。以為司農卿。**綱**陳留今河南人殺尹子

奇。舉城降。**綱**帝入西京。上皇發蜀都。**綱**安慶緒走保鄴郡。今河南**綱**以甄真濟為秘書

郎。蘇源明知制誥。書秘書郎知制誥未有書者此**目**初。汲郡今河南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安

祿山為採訪使。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昇預也對歸家。祿山反。使蔡希

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刃。希德以實病白祿山。乃免。後慶緒亦使強

昇至洛陽。會官軍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俶遣詣京師。上命館之於三司。令受賊

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以濟為祕書郎。國子司業蘇源明亦稱病不受祿山官。上擢

為考功郎中。知制誥。**綱**十二月。上皇還西京。**目**上皇至鳳翔。命悉以兵甲輸郡庫。上

發精騎三千奉迎。**釋**致堂胡氏曰。天子天性也。大利所在。嫌疑生焉。上皇不以甲兵自隨。其慮深矣。肅宗之迎之也。

之不得考其死。漸生於是矣。**目**上皇至咸陽。今西安府咸陽縣。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在咸陽縣。上皇發行宮。上乘馬前

引。不敢當馳道。上皇入御含元殿。見四五卷七。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在西安府治西。謝九廟。主慟哭

久之。即日出居興慶宮。見四三卷三。上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綱**立廣平王俶為楚

王。**目**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功臣進階。賜爵有差。雌**綱**追賜死節之士。**目**李愬

盧弈。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皆加追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

給復。見四二卷一。**三**載。識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為聲

之作傳。表上之。曰。巡以寡擊眾。以弱制強。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其功大矣。且巡所

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也。救不至而食盡。既盡而及人。豈其素志哉。設使守城之

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人。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况非其素志乎。眾議由是

始息。**綱**復郡名官名。**綱**以良娣張氏為淑妃。書淑妃立不書書張氏何志亂始也。**綱**史思明。高秀巖。各以

所部來降。**目**安慶緒忌思明之強。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往徵兵。因密圖之。承慶守

忠以五千勁騎自隨。至范陽。見上。思明引入內廳。樂飲。別遣人收其甲兵。囚承慶等。遣

其將竇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河東。今山西太原府。節度使高秀巖亦以所

史思明來降

部來降。上大喜。以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遣內侍李思敬與烏承恩往宣慰。使將所部兵討慶緒。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州今直隸河間瀛州即河安今直隸保定深今直隸真德今直隸德州等州皆降。雖相州今河南彰德府未下。河北四率為唐有矣。**綱**制陷賊官以六等

定罪。**目**諸陷賊官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杖一百。次三等流。貶斬。達奚珣等十八人。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上欲免張均。張均死。上皇不可。上叩頭流涕。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見四九卷第若不能活。均死。何面目見說於九泉。上皇曰。均為聲汝長流嶺南。見二卷均為賊毀吾家事。決不可活。上泣而從命。致堂胡氏曰。張說父子於太子

固有保護之功。然其計得行。則由上皇之慈也。今肅宗以生生之恩。專歸說均。而上皇無預焉。豈不悖天理歟。古之明君。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蓋不以身而害天下之公義也。為肅宗者。正均均之罪。而為說置後。其庶幾乎。

**綱**戊戌。乾元元年春正月。上皇加帝尊號。帝復上上皇尊號。**綱**二月。以李輔國兼太僕卿。書李輔國何宦者也。宦者有為將軍者矣。未有為卿者也。自是而書為兵部尚書。書為司空。兼中書令。至進爵為博陸王。極矣。不至於書盜殺不止也。**目**輔國依附張淑妃。勢傾朝野。**綱**賊將能。元皓舉所部來降。**綱**大赦。改元。**目**盡免百姓。今載租庸。見四二卷復以載為年。**綱**三月。徙楚王俶為成王。**綱**立淑妃張氏為皇后。**綱**夏五月。停採訪使。改黜陟使為觀察使。**綱**張錡罷。**目**錡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人面獸心。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今直隸大防禦使許叔冀狡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衛。上以錡為不切事機。罷為荊州今湖廣防禦使。**綱**立成王俶為皇太子。更名

張錡。先見

復以載為年

明君不以一身言公義

肅宗欲免張均張洎

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

南府棣武定州

德州

定罪

達奚珣等十八人

涕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

曰。均為聲汝長流嶺南。均為賊毀吾家事。決不可活。上泣而從命。

唐肅宗

豫<sup>目</sup>張后生興王<sup>紹</sup>。纔數歲。欲以為嗣。上疑未決。從容謂知制誥李揆曰。成王長且有功。朕欲立為太子。卿意如何。揆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sup>并</sup>大慶。上意始決。

<sup>綱</sup>崔圓李麟罷。以王<sup>于</sup>同平章事。<sup>上頗好鬼神。與專恣。鬼神以求媚。上悅之。</sup><sup>綱</sup>贈顏杲卿太子太保。諡曰忠節。

<sup>綱</sup>六月立太一<sup>見十三卷五</sup>壇。<sup>從王與之請也。</sup><sup>綱</sup>史思明反。殺范陽副使烏承恩。<sup>目</sup>李光弼以史思明

終當叛亂。而烏承恩為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又勸上以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賜

阿史那承慶鐵券。<sup>見十卷末</sup>令共圖思明。上從之。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又數<sup>朔</sup>衣<sup>去</sup>婦人

服。詣諸將說誘之。思明聞而疑之。會承恩入京師。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俱。宣慰范陽

上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為。殺之甚善。思明表求誅

光弼。<sup>綱</sup>秋七月。初鑄大錢。<sup>目</sup>鑄當十大錢。文曰乾元重寶。<sup>綱</sup>郭子儀李光弼入朝。八

月。以子儀為中書令。光弼為侍中。<sup>綱</sup>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

為觀軍容使。<sup>發</sup>以九節度之眾。而以一宦官臨之。不亦辱乎。相州<sup>目</sup>安慶緒之初至鄴<sup>見上</sup>也。猶據七郡。

兵糧豐備。專以繕臺沼。酣飲為事。上命朔方<sup>見上</sup>郭子儀及淮西<sup>今河南</sup>魯<sup>今汝南</sup>曾<sup>今汝南</sup>胤<sup>今汝南</sup>。興<sup>今陝西</sup>平<sup>今陝西</sup>。李<sup>今陝西</sup>廣<sup>今陝西</sup>琛<sup>今陝西</sup>。

<sup>典</sup>李<sup>今山東</sup>奐<sup>今山東</sup>。滑<sup>今山東</sup>。濮<sup>今山東</sup>。許<sup>今山東</sup>。叔<sup>今山東</sup>。冀<sup>今山東</sup>。鎮<sup>今山東</sup>。西北庭<sup>見四九</sup>。李<sup>今河南</sup>嗣<sup>今河南</sup>業<sup>今河南</sup>。鄭<sup>今河南</sup>。蔡<sup>今汝南</sup>。新<sup>今汝南</sup>。蔡<sup>今汝南</sup>。李<sup>今汝南</sup>。廣<sup>今汝南</sup>。琛<sup>今汝南</sup>。

河南<sup>見四</sup>。崔<sup>見四</sup>。光<sup>見四</sup>。遠<sup>見四</sup>。七<sup>見四</sup>。節<sup>見四</sup>。度<sup>見四</sup>。使<sup>見四</sup>。討<sup>見四</sup>。之<sup>見四</sup>。又<sup>見四</sup>。命<sup>見四</sup>。河<sup>見四</sup>。東<sup>見四</sup>。今<sup>見四</sup>。山<sup>見四</sup>。西<sup>見四</sup>。太<sup>見四</sup>。原<sup>見四</sup>。府<sup>見四</sup>。李<sup>見四</sup>。光<sup>見四</sup>。弼<sup>見四</sup>。澤<sup>見四</sup>。今<sup>見四</sup>。山<sup>見四</sup>。西<sup>見四</sup>。潞<sup>見四</sup>。今<sup>見四</sup>。山<sup>見四</sup>。西<sup>見四</sup>。府<sup>見四</sup>。王<sup>見四</sup>。

反<sup>見四</sup>。丑<sup>見四</sup>。森<sup>見四</sup>。河南<sup>見四</sup>。卷<sup>見四</sup>。九<sup>見四</sup>。崔<sup>見四</sup>。光<sup>見四</sup>。遠<sup>見四</sup>。七<sup>見四</sup>。節<sup>見四</sup>。度<sup>見四</sup>。使<sup>見四</sup>。討<sup>見四</sup>。之<sup>見四</sup>。又<sup>見四</sup>。命<sup>見四</sup>。河<sup>見四</sup>。東<sup>見四</sup>。今<sup>見四</sup>。山<sup>見四</sup>。西<sup>見四</sup>。太<sup>見四</sup>。原<sup>見四</sup>。府<sup>見四</sup>。李<sup>見四</sup>。光<sup>見四</sup>。弼<sup>見四</sup>。澤<sup>見四</sup>。今<sup>見四</sup>。山<sup>見四</sup>。西<sup>見四</sup>。潞<sup>見四</sup>。今<sup>見四</sup>。山<sup>見四</sup>。西<sup>見四</sup>。府<sup>見四</sup>。王<sup>見四</sup>。

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以侯希逸為平盧節度副使

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人君八柄存乎已

九節度相州之潰

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帥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逐昌尹氏曰於是始命為觀軍容

削之也上以郭李皆勳臣難相統屬故命朝恩為使臨之名曰處置使是專行謀矣郭李不可以相統宦官乃可以統郭李乎是故唐世宦者例不書宦官而於此獨書之所以病肅宗也然則如之何細目有以處此矣等光弼于諸節度而獨揭子儀之名於其上固以子儀為可衛輝府以統光弼也其音深矣今河南冬十月郭子儀等拔衛州慶緒窘急遣薛萬榮救於

以侯希逸為平盧節度副使見四九平盧卷二節度使王玄志卒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

因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見四五人李懷玉為裨皮將將也殺玄志之子推

侯希逸為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司馬溫公

欲無主乃亂故聖人制禮以治之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八柄存乎已也苟或捨之則彼此勢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愚惟其所欲積習為常謂之姑息乃至偏裨殺逐主帥亦不治罪因而投之然則爵賞廢置殺生與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古者治軍必本于禮今唐蔑之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天子自隸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民墜塗炭凡二百餘年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八柄見二

小有違犯咸伏斧質是以上下有致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豈非貽謀之遠哉註三卷六

綱己亥二年春正月史思明自稱燕王鎮西節度使李嗣業卒於軍兵馬使荔非元禮

親姓綱二月月食既書月食不書此其書何月后妃象也張后之敵陽已極極則必消而至於亡代將其眾先是百官

請加皇后尊號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見四七豈

足為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干預政事上頗不

悅而無如之何綱三月九節度之兵潰會于相州即鄆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鄆城

唐肅宗

史思明殺安慶緒

制停口敕處分

五父

李光弼代平儀

慶緒堅守以待思明。而官軍無統御。進退無所稟。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引大軍直抵城下。刻日決戰。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今彰德府安陽縣河北。李光弼王恩禮許叔冀曾良先戰。殺傷相半。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陣。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子儀斷短河陽橋。見上保東京。戰馬萬匹。惟有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諸道兵潰歸。綱史思明殺安慶緒。還范陽。留其子朝義守鄴綱苗晉卿王璵罷。以李峴賢上李揆呂諲因第五琦同平章事。綱以郭子儀為東畿等道元帥。○夏四月。史思明僭號綱制停口敕處分。書書子之也。肅宗之政其可記者。諫官言事勿白。法宰相一也。制停口敕處分二也。其斯而已矣。目初李輔國自上在靈武。見上卷第六侍直幃。宣傳詔命。及還京師。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皆因輔國關白。口為制敕。付外施行。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一時縱之。莫敢違者。李揆見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及李峴為相。於上前叩頭。論制敕應出中書。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悟。制停口敕處分。諸務各歸有司。或有追攝。須經臺府。輔國由是忌峴。綱五月。貶李峴為蜀州。今四川成都府堂慶州刺史。綱秋七月。召郭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為朔方。見上節度使。兵馬元帥。目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之。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給臺上聲誰也。之曰。我餞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以騎五百馳赴東都。即東京洛陽也夜入

號令一施  
精彩皆變

積固懷恩  
勇冠三軍

更鑄大錢

李光弼河  
陽之捷

白孝德斬  
劉龍仙

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

儀之寬。憚光弼之嚴。綱以王思禮為河東見上節度使。綱賜僕固懷恩爵太甯今山西平陽府隰州

郡王。目懷恩從郭子儀為前鋒。勇冠賞三軍。前後戰功居多。故賞之。綱八月。更鑄大

錢。鑄乾元重寶大錢。加書前書初鑄大錢。於是書更鑄自大錢。以重輪一當五十。法更鑄而入始相食。兵書更鑄重傷之。綱冬。十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河

陽。大敗之。目史思明至汴州。今河南開封府節度使許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西攻

鄭州。今開封府鄭州李光弼至洛陽。牒移文也河南尹見四八卷二帥吏民避賊。而帥軍士詣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

光弼夜至河陽。按閫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

河陽。使騎將劉龍仙挑戰。見上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僕固懷恩請行。光

弼曰。此非大將所為。裨皮將白孝德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因問所須。對曰。願選

五十騎為後繼。而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

而進。橫流而渡。日亂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攬轡安閑。是以知之。龍

仙易之。慢罵如初。孝德瞋目。見九卷三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走

隄。低上。孝德追及。斬之以歸。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

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執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

思明屯兵於河清。今河南河南府孟津縣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

李光弼中  
渾之敗  
短刀置鞞  
中

苗晉卿比  
胡廣

李輔國遷  
上皇于西  
內

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拆曰：賊將高廷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李光弼長於馮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必矣。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思明復攻河陽。時光弼屯中渾。但城名在孟縣西南賊將周摯攻之。光弼以短刀置鞞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我自到。不令諸君獨死也。却廷玉僕固懷恩更前決戰。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眾大潰。思明及摯皆遁去。

綱 庚子。上元元年。春正月。以李光弼為太尉。兼中書令。夏。閏四月。以王思禮為司空。五月。以苗晉卿行侍中。書行官法始此晉卿練達吏事。而謹身固位。時人比之胡廣。見

四卷 綱 以劉晏為戶部侍郎。充度支。見四四卷三鑄錢鹽鐵等使。晏善治財利故用之綱 六月。敕小錢一當

十。其重輪者當三十。三品錢。初乾元錢重輪錢與開元錢三品並行行浸久。屬歲荒。米斗至錢七千。人相

食。乃敕開元錢與乾元小錢皆當十。其重輪者當三十。綱 秋七月。李輔國遷太上皇